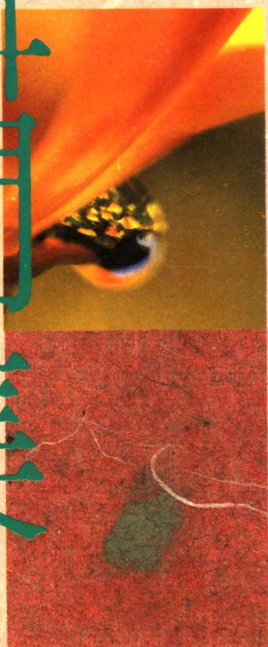


# 瞬間集

世界極短篇——楊月蓀譯



世界極短篇

# 瞬間集

楊月蓀譯

© 圓神出版社 1988

---

世界極短篇

## 瞬 間 集

譯 者 / 楊月蓀

校 對 / 楊月蓀・蒲麗月・陳香妃

發行人 / 陳達成

出版者 / 圓神出版社

社 長 / 簡志忠

執行編輯 / 包黛瑩

地 址 /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三三九號四樓

電 話 / 700—5636・703—0206・706—1968

郵撥帳號 / 1009368—5圓神出版社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印 刷 廠 / 協林印書館

總 經 銷 / 圓神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初版

定 價 / 100 元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 你上不上鉤？

編者

## ——談「極短篇」

幾片落葉，可以告知秋的到來；朝陽下的水窪，可追溯前夜的陣雨；寒冬縮捲街頭的老丐，可透露貧窮和歲月共有的磨蝕力；一個迎海佇立的垂釣者，也能點出世事變化的輪廓。並非只有窺見全貌，才能看得完全。一個角落、一個轉折點、甚或一段最最平凡的路，瞥一眼，都足以探知生命的真實。

長篇小說常劃越時空人物，以龐大的篇幅細述人生；短篇小說却彷彿一列人事牆上的小縫隙，透着一束細微却足以顫撼人心的亮光。一部長篇小說猶道不盡人的一生，一連串的極短篇，却能描繪出人生的風景。

短篇小說作家，就像個持竿佇立海岸的垂釣者，他企圖以滄桑的世事爲餌，在泛泛的人海中，以刺心的一鉤，喚取讀者心頭的一振。

在忙碌的現代生活中，資訊的泛濫、時間的分割，使得細品一大部書成爲極其奢侈的事；心有餘而力不足成爲愛書者最大的感嘆。迷你型的極短篇，能够使你在閒暇之餘，適切地瞥一眼生命的轉折。面對如此誘人的餌，讀者們，你上不上鉤？

## 譯 序

「瞬間集」所選的卅二篇極短篇小說，雖然創作時代與文化背景不盡相同；而且除了海明威、喬哀思與厄普岱克等人之外，原作者泰半也似乎不爲大眾讀者所熟知；但是，我們相信，愛好世界文學與多樣文化的讀者賞讀之後，對世界不同角落的風土民情另有一番沉思之餘，對人類四海一家的真諦，也必定滋興一股會心的欣慰。

這裏面有溫馨、純摯的詩篇，如「日蝕」、「母親」、「重聚」與「鱒魚戲水的小溪」；有詼諧幽默的自我批判，如「澡堂」、「文化的魔力」；有令人震慄的人性尊嚴與人間悲劇，如「以此悼念她」與「還要更高」；有詭異跡近黑色幽默的

荒謬諷刺，如「瑞金諾的唱詩班怪招」、「賓叔叔的扶擇」、「外國佬」與「康乃馨」；也有抗議文化、種族與性別歧視的嚴肅心聲，如「羅德西亞來的列車」、「考駕照」與「女人開車」等篇。而如「艾芙蘭」、「肯肯舞」與「爵士大王」等篇所欲詮釋的人生意境，又何嘗不是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過的感觸。至於海明威文體簡潔却涵義深燭的功力，厄普岱克的犀利近乎尖刻以及喬伊絲·卡洛·歐慈以「非溝通」(non-communicative)詮釋現代文明徒講溝通之荒謬的特殊語體，讀者不難自「雨中的貓」、「我為卿狂」與「快樂」等篇中，略加品味。

書中收集的作品，篇幅最短的不到三頁，真够「迷你」的，讀起來再輕易不過了。讀者不妨以輕鬆、開放的心情，像享受一頓豐盛而精緻的世界文化與文學自助餐一般，一道一道細細品嚐，相信你會嚼出自己的鑑賞力的。

譯者 誌

一九八七年聖誕夜

楊月蓀，北平市人，一九三六年生，師大社教系畢業，  
美國蒙特利國際研究學院(M.I.S)碩士。

曾任大華晚報駐美特派員、主筆，現任師大社教系副教授。  
譯有：《田納西威廉斯懺悔錄》《冷血》等書。

# 目 錄

|           |                |     |
|-----------|----------------|-----|
| 你上不上鉤？    | 編 者            | V   |
| 譯序        |                | VII |
| 笑者        | (德) 海恩里克·波爾    | 一   |
| 重聚        | (美) 約翰·齊佛      | 五   |
| 賓叔叔的抉擇    | (奈及利亞) 奇努阿·阿切貝 | 一一  |
| 康乃馨       | (加) 露易絲·馬厄·佛西雅 | 一九  |
| 瑞金諾的唱詩班怪招 | (英) 沙其         | 二三  |
| 澡堂        | (蘇) 密海爾·佐希成柯   | 二七  |

|                 |       |                  |     |
|-----------------|-------|------------------|-----|
| 女人開車·····       | (奧地利) | 格楚魯特·傅澤內格·····   | 三三  |
| 占星師的一天·····     | (印度)  | R·K·納拉揚·····     | 三九  |
| 試圖改革·····       | (瑞典)  | 歐格斯特·史特林堡·····   | 四七  |
| 紅寶石·····        | (義)   | 柯拉度·阿爾瓦洛·····    | 五三  |
| 南卡羅萊納州·····     | (美)   | 布蘭琪·波義德·····     | 六一  |
| 外國佬·····        | (美)   | 佛蘭西士·史提格穆勒·····  | 六五  |
| 向艾薩克·巴貝爾致敬····· | (英)   | 桃樂絲·蕾辛·····      | 七一  |
| 一小時的故事·····     | (美)   | 凱特·喬賓·····       | 七九  |
| 以此悼念她·····      | (英)   | 卡拉朵克·伊凡斯·····    | 八五  |
| 鱒魚戲水的小溪·····    | (蘇)   | 康士坦丁·包斯托夫斯基····· | 九三  |
| 還要更高·····       | (波蘭)  | 艾薩克·培瑞茲·····     | 一〇三 |
| 羅德西亞來的列車·····   | (南非)  | 娜丹·葛蒂瑪·····      | 一〇九 |
| 艾芙蘭·····        | (愛爾蘭) | 詹姆斯·喬哀思·····     | 一一九 |
| 雨中的貓·····       | (美)   | 厄尼斯特·海明威·····    | 一二七 |

|             |                    |     |
|-------------|--------------------|-----|
| 日蝕……………     | (瑞典) 謝爾瑪·拉格洛芙……    | 一三三 |
| 文化的魔力……………  | (蘇) 密海爾·佐希成柯……     | 一四一 |
| 考駕照……………    | (美) 安吉利卡·吉布斯……     | 一四九 |
| 兄弟……………     | (英) 格蘭姆·葛林……       | 一五七 |
| 我爲卿狂……………   | (美) 約翰·厄普岱克……      | 一七一 |
| 肯肯舞……………    | (美) 阿突洛·維萬特……      | 一七七 |
| 夜色中……………    | (蘇) 佛蘭姆·夏拉莫夫……     | 一八一 |
| 爵士大王……………   | (美) 唐納·巴斯米……       | 一八七 |
| 前往耶路撒冷…………… | (德) 瑪麗亞·露易莎·卡希尼茲…… | 一九七 |
| 母親……………     | (美) 葛利絲·佩蕊……       | 二〇三 |
| 關於愛情……………   | (蘇) 亞歷山大·法德也夫……    | 二〇七 |
| 快樂……………     | (美) 喬伊絲·卡洛·歐慈……    | 二二三 |

## 笑 者

(德國) Heinrich Böll

每當有人問起我幹哪一行時，我就窘態畢露、滿面通紅，口結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覺得我是個挺鎮定的人的。我很羨慕那些能說：「我是個泥水匠」的人。我羨慕理髮師、記帳員與作家這些可以直截了當有所招認的人，因為他們的職業不言自明，無需冗言解釋，而叫我回答這類問題，却感到十分侷促：我是個笑者。一旦招認了，我在回答第二個問題：「你是這樣謀生的嗎？」時，又得老老實實地再招認一次：「是的」，我的確靠發笑維生，而且笑得很好，因為套句商業用語來說，我的笑聲是供不應求的。我是個優秀的笑者，沒人笑得跟我一樣好，也沒有人能如此發揚我這行藝術的精粹。有很長一段期間，爲了避免沒完沒了的解釋，我曾

稱自己爲演員，但是我的才華在滑稽劇與朗誦術的領域中實在顯得過於貧弱，我覺得用這個名稱是太離譜了；我喜愛真理，而真相是：我是個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員。我並不使人們開心，我表演開心；我像羅馬帝王一樣地笑，或者笑得像個敏感的小男生，我發出十七世紀的笑聲，與發出十九世紀的同樣自在，如果場合需要，我一路笑盡所有的世紀，所有的社會階層，所有不同的年齡：就像修皮鞋的，這不過是我練出的一種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懷抱了美洲的笑聲，非洲的笑聲，白種、紅種與黃種的笑聲——只要報酬合宜，在導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聲就能轟然而出。

我已經變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裏笑，在錄音帶中笑，電視導播對我也蠻尊重的。我悽慘地笑，適度地笑，神經地笑；我笑得像個電車上的剪票員或像雜貨店裏的幫工；清晨的笑聲，晚間的笑聲，子夜的笑聲與黎明的笑聲。簡言之，無論何時需要何種笑聲——我都得笑。

這樣一種行業，不必我說，自然是十分令人厭煩的了，特別是我還有一項專長——擅發傳染性的笑聲，這對三、四流的滑稽演員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幫手

了，這級演員很怕——也難怪他們——觀衆會錯過他們說的關鍵性笑話，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總會裏充當不露聲色的捧場的，我的職責就是在表演節目嫌弱的當兒，發出傳染性的笑聲。這種笑聲必須小心地在時機上扣得很準；我的放聲縱笑不能來得太早，也不可來得過遲，必須恰是時候；在事先排練好的節骨眼兒上，我放聲一笑，整個觀衆的轟笑也會響徹全場，臺上說的笑話也才給救了起來。

至於我呢，則拖着疲憊的身心來到衣帽間，穿上大衣，慶幸自己總算下班了。回到家中，總會發現有電報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聲。星期二錄音。」數小時之後，我已經坐在暖氣過強的特別快車上悲嘆我的命運了。

簡直不必說，當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時候，我是一點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羣，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樁樂事，木匠家中的門常常是壞的，要不然就是抽屜開不開。賣糖果的喜歡吃酸黃瓜，肉販子喜歡杏仁餅，烤麵包的寧可嚼香腸也不要啃麵包；鬪牛士養鴿子消遣，賽拳的看見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臉都嚇白了；我覺得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自己工作之餘就從來不笑。我是個嚴肅的人，很多人認為——或許十分正確——我是個悲觀厭世的人。

在我們婚姻生活的頭幾年中，我妻子常會對我說：「笑幾聲嘛！」但後來她就認清了我無法滿足她這個願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肅穆中放鬆臉部緊繃的肌肉與磨損的精力，我就會覺得快樂。是真的，連別人的笑聲我都受不了，因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職業。所以說，我們的婚姻是十分靜寂、安詳的，因為連我妻子也忘了怎麼笑了；偶爾我見她臉上掛着一絲微笑，我也同她一個淺笑。我們談話聲調很低，因為我痛恨夜總會裏的喧囂，還有錄音間中不時充斥的鬧聲。不清楚我的人認為我沉默寡言。或許我是這樣，因為我得常常張開口大笑。

我一生都是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偶爾讓自己擠出一絲溫柔的淺笑，我常懷疑自己可曾真正笑過。我想沒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終認為我是個老氣橫秋的孩子。

不錯，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從沒聽過自己的笑聲。

## 重 聚

(美國) John Cheever

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中央火車站。我自紐約州阿迪朗達克斯山中外祖母家前往波士頓附近鱈魚岬母親租下的小別墅，我曾寫信給父親說我將在紐約換車，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停留，問他我們是否可以一塊兒吃個午餐。他秘書回信說，正午時分他會在車站的詢問臺等我，十二點整我見他自人潮中擠了過來。我對他很陌生——三年前母親跟他離了婚，此後我就不曾與他在一起過——但是我一看見他，我就覺得他是我父親，我的血與肉，我的未來與我的末日。我早就知道，長大了我總會跟他差不了多少；我總得在他的界限中規劃自己的活動。他是個高大、相貌英俊的男人，能再見到他，我真是無比的高興。他拍了我後背一下，跟我握了

手。「嗨，查理，」他說：「嗨，孩子。我很想帶你到我的俱樂部去，可是那在六十幾街，而你要是得趕早班車的話，我看我們只好在這附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了。」他的手臂攔住了我，我像母親嗅玫瑰般地嗅了嗅父親。那是一股混合了威士忌、刮臉後用的香精、鞋油、羊毛與成熟男性特有臭味的味道。我盼望有人看見我們父子在一起。我期望有人能給我們照一張相。我要給我們的相聚留個記錄。

我們出了車站，走到巷弄裏的一家餐館。時辰還早，裏頭沒有客人。吧檯調酒的正跟一個送貨的年輕人吵嘴，廚房門口有個穿紅外衣、很老很老的侍者。我們坐下身來，父親扯着嗓門呼喚侍者。「夥計！」他又是法文，又是意大利語地吼着：「侍者！酒保！嗨，你！」他的大聲喧囂在空空的餐館裏，顯得很格格不入。「不能給點兒服務呵！」他嚷道。「快點，快點！」說着，他拍了拍手掌。這才引起了侍者的注意，他慢吞吞地朝我們餐桌踱了過來。

「你是朝我拍掌的嗎？」他問道。

「別急，幹嘛火氣那麼大，冷靜點，」父親說：「如果不過份——如果沒有太超越你的職責之外，我們想要兩杯吉卜森馬丁尼酒（譯註）。」